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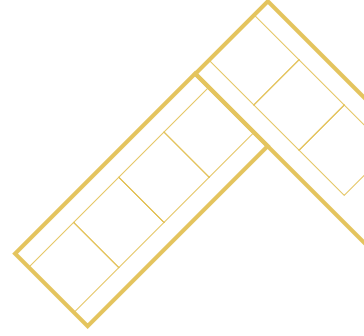


造飛機

那日一早，金黃晨光穿透以竹子編出的窗框縫隙，照亮些許漂浮的塵埃。幾束細瘦的窗光隨著太陽爬升而緩緩移動，最終落在阿賢師沉眠的臉龐上。渾身冷汗的阿賢師正躺在竹架床上緩緩睜眼，起身看向屋內的竹桌、竹椅與竹屏風，這是竹藝師的家居特色，有手工編織能力，家具便能親手打造，適合自己瘦小的身形。

三十餘歲的阿賢師臉上滿是細碎鬍渣，明明才剛睡醒卻有著疲憊的黑眼眶，只因阿賢師又在夢境中的廟埕上編了整夜，夢境中的他以麻竹編出張牙舞爪的巨龍花燈，讓許多觀眾停下腳步嘖嘖稱奇的欣賞……只是當阿賢師睜眼突醒時，才發現昨夜廟埕前的掌聲原來全是夢……

美夢突然清醒，總讓人有大起大落的惆悵，只是既然都醒來了，別被昨夜的夢境耽擱，阿賢師伸個懶腰甩甩頭，邊打哈欠邊推開土角厝的麻竹門，讓日光照入大廳內。阿賢師家中客廳當作坊，堆起的麻竹桿、各類刀具皆擺放整齊，幾個半成品竹編框架攤在地上，待會就要製作成魚簍，再拿去附近的牛墟市場販售，



畢竟這個壞年冬，能幫忙賺錢維生的物品才有好價……

門外日光已明亮，阿賢師不喜歡拖延，隨即持柴刀劈開一旁備料的麻竹桿，先將圓徑寬大的麻竹桿對半分再對半分，體積頗大的麻竹便逐步化身為半公分寬的細竹條，竹條柔韌卻能彎折編物，是方便塑形且又生長快速的好材料。阿賢師手起刀落，陸續劈竹備料，只是平常空盪的大門外，竟有人擋住日光。

「啥人？」阿賢師手握柴刀回頭望，門外晨光下站立三人，左右兩人竟是手持三八式步槍的大日本帝國日軍士兵……

西元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春末，太平洋戰爭最激烈之時，天天都有米軍戰鬥機從菲律賓的「聖荷西機場」與「克拉克空軍基地」跨海而來，不斷在臺灣上空狩獵日軍飛機。市井小民都能感受到戰局明顯對日軍不利，也就是如此，對阿賢師來說，戰爭年代看見三位日軍站在門外肯定沒好事……阿賢師咽著口水放下舉柴刀的手，本來欲罵人的嘴瞬間啞然。

帶頭的軍人沒有持槍，與另外兩位普通士兵的姿態不同，阿賢師眯眼看，原來這位晨光中的軍人身穿飛行員制服，緩緩走向

阿賢師的大廳門外。

「我是飛行戰隊(ひこうせんたい)的邱榮生少尉。」帶隊的邱少尉口氣禮貌，阿賢師還在發愣，聽邱少尉的話語才知曉不是普通日軍，而是陸軍航空飛行員，只是邱少尉穿上一身飛行員服裝，只差戴上飛行帽，在這春末轉熱的季節裡看來十分奇特。

「你……就是阿賢師對無？」邱少尉又追問，還怔著的阿賢師下意識點點頭，邱少尉這才說。「無啥物大代誌，是日本軍官……想欲請你來部隊一逝。」

直到邱少尉脫口說出這句話，阿賢師才回過神來，往三位日本軍人的身後一看，一輛黑轎車仍在發動待命，車內駕駛直盯著自己瞧，阿賢師心底一抖，眼看已無處可逃，只能低聲與邱少尉回應。

「我……我隨來……」

關上大門上了鎖，與三位日本軍人一起走向黑轎車，阿賢師心底便明白凶多吉少……市井百姓都知曉，千萬要對日本軍警禮貌免得被找麻煩，加上這些年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原本的臺灣志願兵制度轉而成為徵兵制，阿賢師早聽聞附近村里有百來個年輕人被徵去南洋，一年多過去，竟只有十數人有幸搭上船，帶著殘損的身體回臺灣……阿賢師鑽入轎車坐在後座，左右便各自坐入一個士兵，擠著阿賢師身軀而無法動彈，阿賢師心底明白，或許這次被軍人押走，便沒有再打開自家門鎖的一天。

阿賢師一臉愁容，從未料到自己尚未成為市井皆知的竹藝大

師，也尚未娶妻生子，生命卻要毫無預兆的結束在今日……自己一生清白做人，怎麼會落到如此境地，是平時招惹到誰，才陷害自己被日軍抓去……阿賢師忍不住鼻頭一酸，淚水滑下雙頰。

前方副駕駛座上，負責帶人的邱榮生少尉從車內後照鏡往後看，發覺三十餘歲的阿賢師竟像個少年般失神落淚，便趕緊回身說起。

「阿賢師……你免煩惱啦，咱日本大人袂共你虧待……」

儘管聽邱少尉如此說，但阿賢師仍無法停下心底波瀾。

「若毋是阿巡師共我介紹，阮也毋知通揣你來鬥相共。」

若不是阿巡師介紹……阿賢師細聽便深感不對勁，等等……阿巡師，那不是自己同門的竹藝師弟嗎？真沒想到有一天，這師弟竟介紹日本軍人來找自己……莫非是藉機尋仇……但自己從未欺壓過這阿巡師呀，還在當師兄弟時，阿賢師真把阿巡師當親小弟來照顧，真沒想到他竟如此恩將仇報，陷害自己……阿賢師心酸襲來，卻也只能緊皺眉頭屏息不敢出聲，只求一線生機。

不到半小時，當轎車開入軍事官制區之前停下，哨點士兵湊近車窗，嚴肅打量著阿賢師，讓阿賢師只能低著頭迴避銳利的目光。而後轎車駛入阿賢師從未來過的機場內部，機堡前的地勤士兵正列隊，準備維修一台放在水泥機堡下，所謂キ-43(ki-43)的一式戰鬥機……

西元一九四五年春末，跨入夏日之前的艷陽下，阿賢師從未料到自己會緊眯雙眼，頭頂灼目烈日站在機場內，突起的猛烈大

風吹得阿賢師風沙滿面，身體失去平衡而踉蹌跌倒，邱榮生少尉趕緊扶住瘦小的阿賢師，讓阿賢師趕緊站穩腳步。

邱少尉伸出食指，比向眼前這片平坦地面。

「這條跑道……昨昏才起好矣。」

阿賢師一聽又怔住，原來腳下所踩的地面，竟是上周才讓士兵連夜蓋出的「飛行機降落跑道」……這怎麼可能？腳下跑道的土面凹凸，滿是碎石，甚至還有巴掌大鵝卵石，常識都知曉，如此粗糙的跑道讓軍車來開都會打滑失控，根本無法讓高速的飛機起降。

阿賢師轉身看向四周，這才意會過來，這田野中的機場其實有兩條跑道，一條是真的跑道，土面輾壓仔細，一望便知平整無石，而阿賢師腳下這一條是假跑道，假跑道旁矗立的機堡也僅是竹木組合而已，沒有防護米軍攻擊的效果。

阿賢師和邱榮生少尉身後，緩步走來一位機場指揮官山本隆貴中校，山本中校四十來歲，帶著傷疤的眼皮打量起阿賢師後，這才開口說起，再交給邱榮生少尉翻譯。

「這跑道交予兵仔來起，是無啥物大問題……………」

山本隆貴中校說出後，隨後卻搖搖頭，食指比向這條跑道盡頭的幾台飛機。

「毋過若講著做飛行機，個就無法度矣……」邱少尉一翻譯，阿賢師便愣著轉過頭去，這條假跑道的盡頭上放有幾台飛機，但阿賢師儘管距離飛機數十公尺遠，都能一眼看出飛機上的

竹節凹凸……這些飛機，都是日軍士兵以竹子為骨架所編成的假飛機。

阿賢師這才知曉，原來這跑道並非真正的機場跑道，而是日軍用語中，所謂的航空用的「復敦」(ふくかく)，一個放在真正機場附近的假機場(dummy airfield)，假機場總刻意放在田野中間，讓米軍飛行機從天而降時一眼就能看見，真假機場的戰爭目標是迷惑米軍飛行員，才有機會趁機讓戰機得以保存。

「雖然講，米軍攏是影一咧就走矣，毋過嘛是要會當騙過個的目睷……」山本隆貴中校禮貌問起，邱榮生轉過頭來，一一將問句翻譯給阿賢師。

「聽講你手路袂，我才揣你過來，看你會當鬥相共無？」

阿賢師怔上許久不語，原來自己被帶來機場，竟是因為日軍士兵造的竹飛機無法騙過米軍飛機，所以他被委託來此……「造飛機」。

阿賢師驚嚇到失神，要用甩頭回神後，才能細聲回答。

「大人……我……我只會曉做花燈、做一寡桌仔椅仔……我哪會曉做飛行機啦……我根本就無經驗啊……」

阿賢師心底話全寫在發皺的臉上，畢竟自己營生專長是「竹藝」，乃是三年半才能出師的正規竹藝師。然而身為竹藝師，除了做醮展出造型花燈之外，平日便接受委託製作竹桌椅或大屏風，閒暇也會做些燈籠、暖爐或魚簍販賣，日子都還過得去。不管是何種製作物，阿賢師都已熟稔到閉眼都能做，但……要做

「飛行機」，這種要求真沒聽過。

阿賢師想推辭，但山本中校的臉色難看起來，阿賢師便不敢多說。

邱少尉等待山本中校轉身回辦公室後，才低聲對阿賢師說明，原本過去數年，臺灣是太平洋戰場的後線，大家生活都無虞，但一九四四年十月的「臺灣沖航空戰」後，局勢便劇烈改變。

臺灣沖空戰那一日清早，米軍的艦載機直接以五百架次飛機的數量，轟炸摧毀臺灣的所有機場設施，正因飛機消耗殆盡、防空火炮也悉數被米軍炸燬，往後面對米軍空襲，便只能躲在防空洞內保存實力，無法反擊。

而米軍為了壓制日軍機場的所有力量，所以自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開始，只要是好天氣，航程長達兩千公里的P51「野馬戰鬥機」便幾乎每日到來臺灣，肆無忌憚在低空巡梭，看到任何軍事目標就打。也就是如此，當軍部面對米軍襲擊無法多做回應後，便命令製作假機場與假飛機，讓米軍戰鬥機對假飛機虛耗彈藥，如此才能確保在機堡內躲藏的飛機能夠保存。北部的飛機因此還有機會轉場到「桃園八塊厝機場」或「宜蘭北機場」等等……對沖繩海面的米軍航艦發出特攻……

然而儘管軍方如此計畫，但這些竹飛機早已失效，只因低飛的米軍P51野馬戰鬥機常常發射幾排子彈，看竹飛機被擊中後卻沒起火冒煙，米軍飛行員就知道是假貨，幾次資料回報後，米軍飛

行機便不再對地面上的竹飛機開槍。

「欲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我知影普通兵仔是沒法度，只好來拜託像你按呢的藝術家……」

日軍士兵做出的竹飛機毫無引誘力，那就必須要找真正的藝師來嘗試……邱少尉仔細解釋後，阿賢師屏息許久……自己還能說不嘛？阿賢師點頭應允，這任務雖然莫名，但考量自身經濟收入，考量到委託的是日本軍方，卻也只得哀怨承接。

「沒想到……我阿賢師……會行到這地步……」阿賢師被轎車送回到家後，馬上打開門鎖回到客廳作坊，喘口氣後重新加工魚簍，但阿賢師顫抖的雙手隨即編歪魚簍，只能哀嘆地將魚簍棄置一旁……

太平洋戰爭徹底改變阿賢師從藝人生，只因1942太平洋戰爭起初十分順利，但米軍不斷反攻而逼近臺灣後，庶民生活便直接受到影響，除了燈光管制、金屬管制外，還需要儲備滅火水源，藥物取得也受到極大影響。

藝師出師後，多從小廟委託開始經營，隨作品等級爬升，地位足夠後，才會受大廟委託，但這幾年因為戰爭之下的各種管制，廟宇便放棄做醮，藝師的委託工作量直接大減。去年，阿賢師難得接到信眾繁多的大廟委託，要打造做醮花燈「五爪大龍慶祥瑞」來祝願日本太平洋戰爭順利……然而最後這花燈卻無疾而終，轉交給阿賢師的師弟阿巡師承接……

從那天後，阿賢師彷彿遭受藝神詛咒，戰爭加劇後管制更

加嚴格，阿賢師沒有花燈可接，手藝再高也得吃喝過日，只得什麼工作都承接，身為竹藝師不做大展，成天做魚簍竹椅已經夠憋屈，竟然有一日……做要被米軍炸的竹飛機——飛機這麼大個，只需要擺個骨架不就可以……哪有「藝」的存在呀，自己堂堂一代藝師竟淪落至此……

阿賢師索性拋下手中竹條，仰頭望向飛快的白雲，任大風撲面吹走淚水，卻吹不走濃濃的心酸……

*

為保命也保一口飯，阿賢師答應承接製作竹飛機後，便來到水泥機堡內探勘。這機場內還有幾架保存良好的「一式戰鬥機」，便是阿賢師要製作的竹飛機造型。阿賢師先用鉛筆和白紙畫起製作竹飛機的計畫圖，但繪畫飛機彷彿間諜行為，手持三八式步槍的機場衛兵眼神銳利，彷彿獵犬緊盯獵物，總讓阿賢師心驚膽跳，畫得汗流浹背滿額汗珠，若非邱榮生少尉站在一旁陪伴，阿賢師肯定早已心臟中彈，倒地而亡……

阿賢師獨坐自家作坊，就著窗光看向竹桌上的竹飛機草圖，要編出足夠好的大物品，第一步就是要做一個比例正確的小模型，來確認搭建骨架的順序。過往做動物做人形，阿賢師會去動物園寫生，甚至買活動物回家，仔細觀察姿態神韻來描寫，但問題來了，飛機不就是飛機，一台好好放在那邊哪有什麼神韻問題，更何況機械之物，線條十分僵硬，真有必要找個竹藝師來做嗎？

阿賢師對於「真」十分堅持，一邊削竹片製作竹模型小飛機，一邊內心不免叨叨碎唸，猶記得自己十年前的出師花燈，是耕田水牛背後載兩個孩子，手上還拿著荷葉，阿賢師稱這花燈作品為「南國之夏」。為打造這個作品，阿賢師每天都去田間觀察放牛孩童，直到閉上眼睛後，大腦能直接回想出水牛吃草、泡水與滾泥巴的姿態，阿賢師才有辦法做出這如真之作，在廟埕參展後果真大受好評，獲得信眾一片掌聲，就連一些日本在臺藝術家都跑來欣賞與寫生，讓阿賢師一舉成名。

只不過，阿賢師上回接到大廟委託，要編出「五爪大龍慶祥瑞」時，卻在編完骨架，準備上紙皮時，阿賢師卻沒按照當初與廟方談好的設計圖，將這大龍牙齒刻意做得小些。

「阿賢師，這尾龍……看起來無夠歹啊。」廟方人員前來檢查進度，一看見阿賢師的張嘴飛龍隨即疑問，阿賢師追問下，這人員才說起：「這尾龍的喙齒……傷細粒，看起來……親像淡薄仔破病……」

阿賢師一聽廟方意見便搖頭，當初他也是以傳統想法去畫龍的大尖牙，但他總覺得不對勁，便跑去田邊灌木叢抓回幾隻攀木蜥蜴，仔細研究蜥蜴口腔後，阿賢師才決定修改草圖，將花燈巨龍的牙齒縮小。

「這龍的喙齒若是傷大粒，喙合袂起來，按呢毋才走精！」阿賢師據理力爭，如果龍是真的生物，牙齒太大嘴巴閉不上，這尾龍肯定會無法進食而活活餓死……阿賢師和廟方人員爭執數

回，結果卻是不歡而散。

當年一同工作的師弟阿巡師看不下去，趕緊上前來勸說阿賢師。

「師兄，咱就照伊講的做……有成無成……根本無重要啊。」

阿巡師其實說的有道理，像不像真的龍根本不重要，收到委託的款項才重要……但從藝之人若無堅持，又怎能說自己做的是「藝」？這樣和沒受過美學訓練，總是好發言論的路人又有何不同？

只是阿賢師天天編織柔韌的竹條，個性卻比枯黃的竹桿還直硬，阿賢師和廟方爭執數回後，眼看廟方沒有退讓的意思，阿賢師便氣得罷手不幹，最後只得讓師弟阿巡師接續收尾……但如今回想，自己這求「真」的脾氣太硬，才給自己帶來人生困擾，要是當時接下案子好好完成，現在的自己，肯定不會在此做竹飛機吧。

阿賢師嘆口氣，還是先好好製作小飛機再說。數日過去，按照計畫圖，阿賢師逐步編好這台四十公分大的一式戰鬥機，駕駛艙該如何烤彎大片竹管，接出最適合的弧度外型？螺旋槳又該做出怎樣的角度的最像？阿賢師都必須做一次流程思考。

眼看小型竹飛機即將打造完成，阿賢師以竹片製作一個竹蜻蜓，要裝入模型竹飛機的前方充作螺旋槳，阿賢師手一轉便讓竹蜻蜓飛上作坊空中，直到無力迴旋後啪一聲摔落地面……只

是阿賢師撿起竹蜻蜓時，這才注意到阿巡師竟眼眶濕潤站立門後，只因過往尊敬的阿賢師兄竟然沒做龍鳳神獸，竟然在「做飛機」……

原來阿巡師站立大門邊已屏息凝視許久，直到阿賢師撿起竹蜻蜓時，才終於捨不得的呼喊出聲。

「師兄啊——」阿巡師上前握緊起阿賢師雙手，也不管阿賢師身上全是竹子碎屑，感慨說起。

「攏是我的毋對啦……佢問我會曉作飛行機無，我講我袂曉，若是做藝術，你比我較內行，誰知影……」

阿巡師一臉愧疚，感傷落淚到嘴角都顫抖。

「若是師兄你生活過不落去，我恁你去做別項，好無。」

畢竟師兄弟一場，看阿巡師竟真誠又自責的淚珠滑過臉龐，肯定不是要陷害自己，這讓阿賢師更是尷尬，眼角看著窗光入室，照亮竹桌上這一式戰鬥機的竹模型……阿賢師別過頭去點頭應允，若是生活過不下去，編完這竹飛機，就去找他討生活去……

*

做出等比例的竹飛機模型，確定骨架和編法順序後，阿賢師便將模型拿給山本中校檢查。山本中校雙手捧著竹飛機，眯眼看著這架竹飛機的細節嘖嘖稱奇，細節與作工都堪稱藝術品。

「軍官講伊無揣毋對人，希望這擺會當成功。」邱榮生少尉仔細翻譯，看向山本中校嘖嘖稱奇的臉，阿賢師心底終於能放

心，準備將模型等比例放大。

品質最好的麻竹被卡車陸續運來，堆棧在木製機堡中，阿賢師便拿起柴刀，開始製作真正尺寸的「竹製一式戰鬥機」。由底而上，從內而外逐步編起飛機骨架，阿賢師獲得幾個臺灣年輕士兵差遣，烤彎竹管做出機翼弧度，再編出駕駛艙位的凹處，花費一週時間後，終於打造好這台「一式戰鬥機」。

既然都做出來一台竹飛機，阿賢師便將竹飛機放置跑道上檢視，站立遠處瞧一眼竹飛機，彷彿真有台一式戰鬥機在飛機跑道上準備起飛，但任何人只要仔細看，褐黃色飛機怎麼看就是竹子打造，要說這像真飛機，也不過就是自欺欺人。

更何況當天下午，便遇到米軍飛行機空襲。

「來啊，米軍來啊！」空襲警報一響，邱榮生少尉二話不說拉起阿賢師快步逃出機堡，兩人掩身在水泥半掩體中，從縫隙中看向天空。市井之人都知曉，米軍戰鬥機不會特別針對民居攻擊，只會去追擊飛機，所以眾人若是看到戰鬥機，也多是瑟縮在屋簷下，看著飛機對遠方的軍方單位打擊。

阿賢師並無經驗，還能好奇的往天空中探看。邱榮生少尉的不安都寫在臉上，只因野馬戰鬥機在天空巡梭時，會尋找高價值目標才開火，若看見跑道上穿著日軍飛行員制服的邱榮生少尉，肯定會以機翼中的五零機槍連續掃射。五零機槍威力強大，人若是被打中會瞬間四分五裂……

只是阿賢師仰頭看，這台野馬戰鬥機雖然放慢速度，卻只是

在天空高處盤旋，絲毫沒有要攻擊竹飛機的意思，彷彿早已知曉地面之人在瞎忙，嘲笑似的轉個圈便離去。

「哎呀……看來是闖失敗啊……」邱榮生少尉喘口氣，不免感嘆看著跑道上的竹飛機。「敢不夠成？」

難道是不夠像？一聽這句，阿賢師卻突然怔住，內心竟生出難以言喻的惆悵，米軍飛機直接忽略飛走，本應慶幸不會被攻擊，但這景況彷彿廟中花燈無人駐足，根本就是汗辱一個藝師呀……雖然這只是被迫的工作，但阿賢師內心卻隱隱被激起一股難言的鬥志……

不過，該如何才能吸引米軍飛機來丟炸彈？畢竟藝師只學過編織竹藝，誰又學過該怎麼騙米軍的飛機？阿賢師這才感覺到，自己的「藝」和沒受過美學訓練的日軍士兵，又有什麼不同……

要做，就要做得像真的才有意思，阿賢師咬牙激起鬥志，整晚在竹床上翻騰思索，既然要擬真，就像之前去抓蜥蜴來參考牙齒一樣。

「甘會使……予我坐一擺飛行機。」阿賢師回到機場去後，便與邱榮生少尉要求搭飛機上天，只是邱榮生少尉聽到這要求便雙眼睜大，不斷搖頭。「這馬飛上天，若是拄著米軍的戰鬥機就註死……」

說來沮喪，邱榮生少尉身為臺灣人飛行員，已是在臺日軍中十分稀有的存在，但去年「臺灣沖航空戰」之後，飛機幾乎毀滅殆盡，飛行員也被限制飛行，而若是被選到而飛上天，也多半是

特攻行程有去無回……只是邱榮生少尉畢竟經過嚴酷考核才成為飛行員，儘管沒有飛機可飛，但他依然整天穿上飛行服，無非也是撐住一身飛行員獨有的驕傲。

邱榮生少尉雖然想把竹飛機這事辦好，但讓藝師坐飛機上空去，別說軍法審判後去監獄關上數年，要是正好遇到兇猛的米軍戰鬥機，肯定死路一條。

儘管不能上空去，但邱榮生少尉想到折衷方法，帶阿賢師進辦公室去，拿起一張二十吋空照圖照片讓阿賢師仔細查看。儘管這張空照圖只是機場工程用的俯視圖，但也透露出眾多線索，阿賢師仔細看向照片，原來從天空看跑道上的飛機，機翼上的日之丸圓點十分清晰，自己搭出的竹飛機雖然一比一大小，但沒有旭日旗，難怪怎麼看都像是一架模型。

隔日阿賢師拿起白布，漆出巨大的日之丸旗掛在兩側竹機翼上。這回真的奏效，當米軍戰鬥機襲擾時，竟低飛到百公尺高，仔細探察跑道上的竹飛機……儘管依然只看了一眼便飛走，但這日之丸旗還真起效果。

阿賢師知道日之丸旗有效後，心底依然不甘心，繼續研究空照圖，這才發現照片中的飛機駕駛艙總是一片白，並未留影在照片上……

「這是為啥？」阿賢師詢問後，邱榮生少尉才指向照片上飛機駕駛艙說起。「這是因為駕駛艙的玻璃會反光的關係。」

阿賢師一聽便恍然大悟，竹飛機沒裝上玻璃當然不會反光，

但要反光還不容易，阿賢師趕緊請邱少尉去搜括醬油與清酒玻璃瓶，敲碎後黏在竹飛機的駕駛艙位置，當陽光照耀時便會反光。竹飛機裝上碎玻璃後，果然隔天野馬戰鬥機便飛得更低，幾乎就來到了五十公尺處，由於飛機速度快而引起氣流捲動，瞬間掀翻掛在機翼上日之丸旗，露出下方的竹管。

阿賢師十分欣喜，只要加入一些變化，這些米軍戰鬥機就會愈靠愈近。阿賢師儘管因米軍戰鬥機愈來愈靠近而恐懼，卻又因自己愈來愈達成目標而欣喜。這就是真，這才是真，這才是「藝」啊——

阿賢師返家後都無心編織魚簍，每天仰頭看鳥看蝙蝠，思索什麼才是真正的「飛」，甚至阿賢師看著自己編出的竹飛機模型入睡……

阿賢師總覺得自己追求「真」到了入魔，更沒想到，隔數日後要改進飛機細節時，竟遇到一起真的空戰……

原來是這機場有一架整備好，正要轉場的「一式戰鬥機」從機場跑道起飛，要北上去桃園的八塊厝機場集合，準備作特攻用，只是這台一式戰鬥機起飛不久，便遇到了每日巡邏的野馬戰鬥機。

「啊——來了——緊覘起來——」邱榮生少尉仰頭看向起飛的一式戰，沒想到天空中隨即傳來空襲警報，原來右側天空有一片濃雲遮蔽視線，野馬戰鬥機突然衝破雲層而來，引擎聲入耳就代表已在附近空域，地勤想躲都來不及。邱榮生少尉隨即拉著阿

賢師的手，慌忙奔跑百公尺後跳入半掩體，隨即喘息著仰頭看著天空。

起飛的日軍一式戰鬥機正在拉高角度，彷彿已知曉野馬戰鬥機來襲，便往上空傾斜飛起，想要佔據好的戰術位置。「上去，快上去！」仰頭觀戰的邱榮生少尉握緊雙手，彷彿自己正在駕駛這架一式戰鬥機，整張臉冒起青筋，身軀也跟著發顫，張口噴出口水大喊。

「拉起來——拉起來——莫輸給他——」

經過數年與米軍作戰，到了一九四五年，每一位日軍飛行員們都明白，既然日本飛機的馬力與裝甲都輸給野馬戰鬥機，要贏的方法就是要拉到好的戰術位置，再利用輕巧的飛行技術來反擊，才有獲勝的機會。一式戰鬥機馬上傾斜如爬山，瞬間加力再加力，試圖先衝上一千呎的空中，馬上與野馬戰鬥機拉開高度距離。

「起來啊！」就在邱榮生少尉大喊之時，沒想到野馬戰鬥機也加速追上，拉起機頭傾斜追擊，此時兩機距離已將近一公里遠。前方的日軍一式戰鬥機便放棄拉高飛行，而是用力往後拉上操縱桿，將引擎出全力，往上方做一個「英曼麥飛行」——先將飛機往上飛出一個半圓的弧線，當飛機回到圓弧的高端處後，馬上桶滾回正機身，便能轉換方向飛去。

阿賢師怎麼也無法相信，過去幾次看到野馬戰鬥機，卻沒有今日感受到引擎聲響的震動，儘管阿賢師躲在半地下掩體內往

外看，都能感受劇烈的引擎怒吼彷彿一顆顆拳頭落在屏息的胸膛上……阿賢師心底一邊畏懼卻也一邊驚嘆，若是這些肆虐天空的米國戰鬥機，是自己旭日旗這方的話……該有多好……多好……

只是對地面觀戰的邱少尉來說，更沒想當一式戰鬥機做好「英曼麥飛行」之時，野馬戰鬥機竟從後方也做出一樣的動作。

「毋可能——」邱少尉激動大吼，更沒想到野馬戰鬥機能立即追上輕巧的一式戰，就在後方五百公尺處連續機槍攻擊，密集的機槍不斷響起，前方的一式戰鬥機儘管左右偏移想躲開子彈，但飛行多次後右側機翼突然中彈，冒出黑煙數秒後，飛機瞬間失速開始下墜，並在掉落時折斷機翼，直接落在附近的田野中，化為一團落地的火球。

墜機而生的火球轟聲傳遍四方，邱榮生少尉靜默遠遠看著落地的火球，原本堅毅的臉龐卻嘴角發顫，寂靜許久後才與阿賢師喃喃說起。

「這飛行員是咱臺灣人，姓李……才十九歲爾……」

在邱榮生少尉的歎息聲中，燃燒成焦炭的飛行員屍體不久後運回機場，阿賢師只遠遠怔著，並未走過去看，只感覺到一股難以言喻的哀悽。

這場空中戰鬥儘管不到數分鐘，卻看得阿賢師血脈賁張，卻也唏噓莫名，原來米軍是如此強大，原來現實竟是如此殘忍，特別是當邱榮生少尉說起這個飛行員要是轉場後，也是去沖繩特攻，成為一個焦炭的身軀，就是這男子逃不過的宿命……

就因為都是死路一條，當殘酷的死亡呈現面前時，阿賢師怔著許久，殘酷的空戰畫面在阿賢師心中宛如反覆播放的電影，讓阿賢師日思夜夢，總在夢靨中驚醒，彷彿自己化身燃燒的火球……

阿賢師明白，自己身為小民，以往從報紙上、市井傳言中知曉戰事，但只有親眼所見，才能知曉原來日軍是如此脆弱……阿賢師仔細思索，報紙上總印著「日軍不斷擊退米軍」，獲得戰略優勢的各種新聞，但現實上，就是身為輸去的那一方，才需要去機場編這些竹飛機讓米軍炸啊……

阿賢師心底反覆推敲，終於明白這場太平洋戰爭應是無可避免要輸去，只是在政府管制之下，眾人無法說出口，阿賢師突然想通竹飛機這事，如果讓米軍飛機打到假目標，便讓米軍有攻擊實績，又能讓擬定造假作戰計畫的日軍長官滿意……

阿賢師這才發現自己任務重大，原來自己編出的假飛機，竟能挽救地面上真正的生命。阿賢師一但知曉自己任務重大，便忍不住內心悸動，竟望著桌上的小型竹飛機失眠整夜。

數日間，阿賢師繼續跑到機堡改造竹飛機。這次，阿賢師將機身上半部分繃上灰布，偽裝成飛機蒙皮，從高空往下看肯定無法分辨。阿賢師再將竹機翼上的日之丸旗表布繃緊，看起來就是真實存在的機翼塗色。這次的改進設計十分有效，再次遇到野馬戰鬥機飛下後，竟正對這台竹飛機開槍掃射，機槍噠噠成串掃射，打斷竹飛機的機翼。

「呀——成功啦！」阿賢師興奮高舉雙手大喊，激動想跑出去查看，卻被一旁邱榮生少尉趕緊拉回來，看米軍野馬戰鬥機快速飛離機場，阿賢師再次問起邱榮生少尉。

「為啥物米軍無繼續攻擊，將飛行機全打壞？」

邱榮生少尉皺眉思索，回想自己駕機攻擊的經驗。

「飛行機內底有汽油，予槍打著會爆炸，毋過竹飛行機內底無油料，袂燒起來。」

原來這是引起米軍繼續攻擊關鍵，阿賢師先在機翼兩端與駕駛艙中放入裝滿廢機油與航空燃油的玻璃瓶。

已經改造了這麼多，還能再作些什麼？阿賢師左思右想，每天都來機堡內，雙眼直盯一式戰鬥機，彷彿是個對著大石冥想的高僧，閉眼思索自己內心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過往那些龍鳳、麒麟與蟲虻，沒人能說自己真正見過這些神話生物的證據，但眾人卻相信龍鳳等等神獸的存在……阿賢師反覆思索，莫非過往編出的廟埕花燈之所以好看，不在於「真」，而是於「神」？畢竟，就算是每日所見的貓狗豬雞，也並非所有人會以研究心理去「看」，若要讓人擬真畫出，常常會畫得比例不對、細節錯誤……

阿賢師突然寒毛豎立，他參透自己過往的思考缺陷，其實「在心底相信是真的」本來就比「看起來像真的」更有意思，藝術本就是模擬現實，真相只要在心中存在，那就是存在了啊——就像雙手合掌面對天地神祇期盼風調雨順、幸福平安，就算沒有

一個神像，只要心底期望，那就是存在——

如此思索後，阿賢師又和維修工廠要來一組被轟炸後報廢的飛機機輪，將竹飛機裝上機輪後，便成為可推動的竹飛機——

經過種種改造後，以麻竹打造的完整版「一式戰鬥機」於焉現形，有掛上日本國旗機翼布料蒙皮，駕駛艙上方裝設許多玻璃片來反光，又在飛機中放入油料玻璃瓶，再裝上可滑動的機輪……遠遠看來就像真的，絕對可以迷惑米軍飛行員，只是……還不夠，但還需要什麼？阿賢師望著竹飛機反覆思索，突然意會到，就因為自己沒有坐過飛機，無法理解飛的感覺，儘管自己不能飛上天，阿賢師便閉上眼，想像自己是一隻鳥，振翅便飛向天際……

「我知啊，我知影啊！」阿賢師興奮不已，他明白還欠一件最關鍵之事……阿賢師看向邱榮生少尉身形與自己相似，隨即拜託邱榮生少尉，他想穿上飛行員制服。

「這……」邱榮生少尉十分忐忑，自己這一身驕傲的制服怎能脫下……

又到了米軍野馬戰鬥機飛巡的時間，阿賢師早已換上邱榮生的飛行服，坐在竹飛機上等待米軍，春日太陽早已燠熱，阿賢師全身汗水浸濕飛行服，屏息等待間，突然聽到遠方傳來嗡嗡聲，當米軍野馬戰鬥機穿過遮蔽視線的雲層時，距離機場竟然只剩五公里遠。

「來啊，米國飛機來啊，緊落來！」邱榮生遠遠站立呼喊，

正要去防空洞躲避，只是野馬戰鬥機在天空這距離已太近，不能再等——阿賢師一聽喊叫，隨即從機翼上跳下，趕緊在跑道上推動竹飛機，讓竹飛機在跑道上顛簸著向前滑行，隨後阿賢師轉頭看，野馬戰鬥機已在天空中不到三公里遠，從天而降正要追擊。

要是被機槍打中身體，絕對會四分五裂……因恐懼而生的激烈喘息，阿賢師渾身冒起雞皮疙瘩，轉身快步跑向一旁，眼前三百公尺遠處有一個水泥掩體，阿賢師衝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回頭看向天空中野馬戰鬥機愈來愈逼近……阿賢師奔跑到位後，對防空掩體一躍而入，摔得臉皮直接貼土，這才撐起身子，看見野馬戰鬥機先是降低逼近竹飛機，隨即拉起機頭掠過天空。

「啊——閣失敗啊……」阿賢師不免大叫哀嘆，為什麼自己已經如此盡力，卻無法成功，自己這些年來的努力，竟然如此不堪呀……

但這台野馬戰鬥機突然往上拉高，做出「英曼麥」飛行後，再迴旋拉回攻擊高度，原本被阿賢師推動的竹飛機，已被地上不平整的碎石摩擦輪胎而不再前進，但在野馬低飛的風勢之下，這架竹飛機又獲得風力而往前快速滑行，看起來就彷彿要加速起飛似的。

轉頭回來的野馬戰鬥機機頭往下俯衝，機翼上的五零機槍噠噠射向滑行中的竹飛機，馬上打得竹飛機機翼折斷，打破裝廢航空燃油的玻璃瓶後，由於航空燃油燃點低，折斷的機翼馬上化為燃燒的火球，繼續一邊向前滑行。能滑行的竹飛機太像真的，甚

至有不知情的日本飛行員激動衝出來，對燃燒的竹子飛機淒厲吶喊，是誰這時候還放飛，如此犧牲毫無意義。

怎知後方又傳來轟轟引擎聲，阿賢師轉頭看，天空中又飛降一台野馬戰鬥機，彷彿發現獵物似的呼朋引伴，阿賢師害怕的瑟縮在半掩體內，看著野馬戰鬥機放下右翼下掛載的一顆250磅爆彈，將這架竹飛機直接炸成一團火球。隨後兩台野馬戰鬥機輪番對其他擺在空地上，原本製作不佳的竹飛機射擊，彷彿正因為一台擬真飛機的存在，其他的竹飛機也都可疑起來，便將視線所及的竹飛機全當成真。

「成功矣……」阿賢師探出頭，儘管飛機掃射，投下的爆彈火炸令他寒毛直豎，但阿賢師嘴角卻忍不住緩緩上揚。「我成功矣……」

米軍野馬戰鬥機呼朋引伴，陸續拋下數顆250磅炸彈，將木機堡全炸上一輪，一聲聲爆炸在四周震動，爆炸衝擊波朝向四周，阿賢師從未感受過如此劇烈震動，彷彿五臟六腑都被衝擊。

但真正的衝擊，來自於阿賢師自己身為竹藝師，平日編出那些擬真花燈，能在夜裡獲得眾人掌聲，獲得廟方給賞，便已是人生重大成就，只是每每在燈展過後，這些作品不過就置於倉庫角落，拆除成竹條而生滿灰塵。阿賢師念頭一轉，看向眼前燃燒的火燄，這不就是他當出對「真」的最高追求嗎，在米軍飛行員眼底，這些燃燒的竹飛機，就是一台台真正的飛機……

阿賢師突然意會到，自己真正徹底打動觀眾了啊，儘管火光

猛烈宛如王船似燃燒，儘管野馬戰鬥機早已遠去，阿賢師激動的爬出半掩體，燃燒火光照映百公尺外的阿賢師瘦小身形，驚人的熱度讓火灰層層飄天，彷彿一切燒去獻祭藝神，猛烈火光映著阿賢師怔然的臉，阿賢師突然對猛烈火焰張開雙臂激動吶喊——啊——哈，哈哈啊啊哈哈——啊啊啊，這一刻阿賢師眼淚與鼻涕齊飛，對米軍戰鬥機的恐懼竟渾然不覺，沉浸在比任何藝賞都比不過的狂喜中。

噴火龍龜



個人簡介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然後希望這是博士生的最後一年，本來總認為人生要闖一番豐功偉業，讀好書做大事，可是後來的人生經歷，讓我覺得光是當個好爸爸和好老公，其實就功德圓滿了。

得獎感言

這篇臺灣二戰小說在我心中翻來覆去好幾年，因為題材特別發表難，已經到了心底衷心期盼，只要能發表就好的階段。

年紀到了很明白一切都不容易，先感謝臺灣，再感謝持續舉辦文化活動的文化局、接受這篇故事的評審，然後感謝家人兄弟媽媽岳父母。創作上，我最感謝的就是我靈魂的另一半SOO，謝謝一路扶持彼此的創作與人生。再來感謝我的一雙孩子多多與雪雪，因為有了孩子，所以我明白我所有的故事並非成就自我，而是留給臺灣來日的孩子。

寫實能力極強，以細膩的方式描繪出竹藝師將原本假的飛機，在一次一次的製作過程擬真，也寫出戰爭的中各種位置的人們，內心的轉折，最後竹飛機真的被擊中的時刻，讓假飛機終於成真，這個從幻成真的過程非常細膩可觀。



AWARD
LITERATURE